

艾绍强 著
孙志军 摄

中国工人出版社

永远的敦煌

绝版中国

讲述一个关于消失的故事是忧伤的

观看一个正在消失的历史更是沉重的

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莫高窟，造就了辉煌的敦煌文化。但是今天的莫高窟，今天的敦煌将面临着一系列危机，辉煌无比的敦煌会成为下一个楼兰吗？该书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永远的敦煌。

绝版中国

绝 版 中 国 丛 书

永远的敦煌

艾绍强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敦煌/艾绍强著. 孙志军摄影—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008-4034-3

I. 永… II. 艾… III. 敦煌 (历史地名)—文化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00618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47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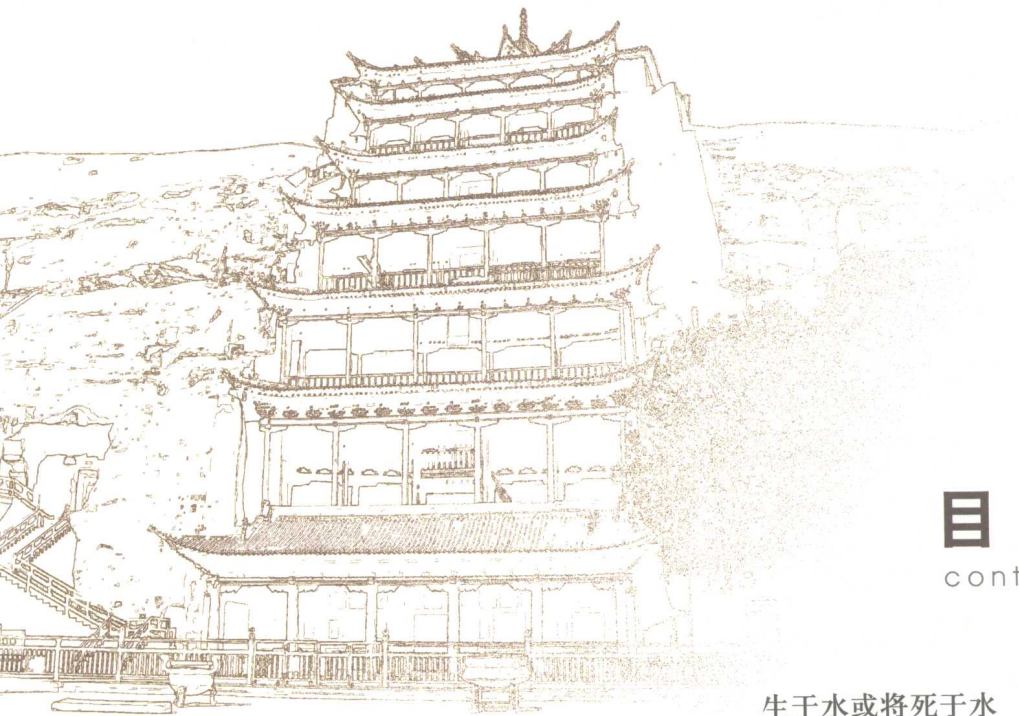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5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生于水或将死于水	1
水孕育出大敦煌	3
因为马而成就了敦煌	13
华戎所交一都会	23
“神圣”的金光闪耀之地	35
生生不息的凿窟塑佛	43
数量惊人的佛教壁画	53
让人想拉手的佛像	65
飞天是敦煌的名片	75
壁画上的生活场景	85
人工临摹壁画还有必要吗	95
古代的画师怎么画	105
绘画寻根敦煌	111
画师多无名	115

121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轰动一时
131	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了吗?
139	王圆箓打开一个大宝窟
151	藏经洞之谜
155	真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161	佛教传统的敦煌
167	遗书里的敦煌世俗生活
179	别样的文学史
193	从研究所到研究院
205	什么是莫高窟最大的敌人
219	敦煌或将死于水
233	永远的敦煌

生于水或将死于水

尽管去了三次敦煌，但是我没有去看过著名的月牙泉——因为不想破坏心中的美好，不想失望。但是下一次去敦煌时，一定要去看看月牙泉——我不想等到有生之年去一个沙窝边凭吊曾经的一泓神泉！

毫无疑问，敦煌莫高窟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当然，我们也毫不怀疑这个伟大存在也会有消亡的一天。从最晚的西夏壁画开始算，那些保存到现在的珍宝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更不用说那些南北朝、隋唐的壁画雕塑，全都在千年以上。泥土塑造、颜料绘制、纸张书写的东西，能够保存这么长久，我们真该感谢造化之功。

从历史记载到考古发现证明，数千年来敦煌一带干旱少雨多风沙的气候特征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可以说是水孕育了敦煌，因为有了敦煌绿洲，才逐渐形成了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重镇、商旅大埠、佛教圣地。这也造就了莫高窟这个伟大的存在。

但是，水对于敦煌来说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矛盾。因为人口增加，开采过度，敦煌的水现在已经开始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不仅地面干渴，连地下也干枯了。没有了水哪还会有生命？尽管有人不断地呼喊敦煌会变为第二个楼兰，但这个声音又有多少人听见了呢？

敦煌害怕没有水，莫高窟却怕水。许多衰老变质乃至消失的壁画，最主要的是因为有水的侵蚀，但是洞窟里的水从哪里来，至今仍然搞不清楚。清楚的是，大量涌入洞窟的人群呼出的水汽，长时间足以毁掉壁画。

敦煌因水而生，也许有一天敦煌会因为水而死，这是一种宿命。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但是人们还在不懈地努力，利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地延长那些稀世之宝的寿命。只要尽力了，我们的后人会理解的。



水孕育出大敦煌

2005年冬天，河西走廊罕见地普降大雪。我们从兰州驱车向西而行，被雪遮盖的大地白茫茫一片，尽管坐着日行千里的汽车，但是连续几小时看着寸草不生、鸟兽绝迹的戈壁荒漠，不由地一种无法言说的凄凉与孤寂一阵阵袭上心头，西行之路今天仍然让人望而生畏。

从兰州一线过了黄河往西，北边是大山荒漠，南边是高山冰原，中间留了一条狭长的廊道——河西走廊，顺着廊道西行越往西离大海越远，远到了带水的东南季风根本不能够吹到的地方，大地一片荒凉，除了戈壁就是沙漠。

天无绝人之意，大自然给西行的人留了生路，在这条狭长的廊道上，数十、数百里地就会有一块绿洲，这些绿洲都是依靠南面祁连山的冰雪融水而形成的。

祁连山西起敦煌西南的当金山口，东至黄河谷地，全长将近1000公里，山峰大多海拔4000~5000米，4000米以上的山峰终年积雪，高山积雪形成了硕长而宽阔的3000多条冰川。据估计，祁连山冰川储的水量将近1000亿立方米，一年融化冰雪数十亿立方米，冰雪融水有的潜入地下，到山前低地露出形成泉水，有的流入低洼地带形成沼泽湖泊，祁连山的融水在河西走廊汇集成了50多条大小河流，就这样在整个河西走廊连珠穿玉形成一系列绿洲。

可以说，没有祁连山的冰川，就没有河西走廊富庶的绿洲粮仓。于是我们看到了武威、张掖、酒泉这几个几乎均匀分布的地名，这些地方每个都是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上赫赫有名的大驿站、大城镇，同时也是大粮仓。

出了嘉峪关往西，公路两边更加宽阔荒凉，雪雾迷蒙望不到前路，也看不到归途，荒凉之意愈加强烈，就在莫名的绝望袭来之时，看到了人烟，绝处逢生之感油然而生——我们终于到了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

我们从兰州到敦煌汽车走了两天，而敦煌研究院的一位老先生回忆，1948年他第一次到敦煌时，从兰州到敦煌一路居然走了将近40天。在唐代或更早的汉代，从长安出发到敦煌有4000多里路，古人以年月来计算行程，他们的行旅要比我们艰难百倍、千倍，但他们依然执著前行。到了敦煌虽然已经走了几千里，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才仅仅是开始，因为从长安到敦煌虽然遥远，但路途中毕竟还有绿洲驿站，而出了敦煌往西，“黄沙万里白草枯”，就是更加荒凉西域了。

“敦煌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明代修撰的《沙州卫志》这样描述敦煌，作为战略要地的敦煌地理形势的确重要——我们不禁感叹古人的阔大胸襟与宏伟气度，在五六百年以前，他们就完全像今天观看卫



星拍摄的地面影像一样，把敦煌放在一个大的地理背景下来考量，准确地描述了敦煌的周边环境。

对于我们考察敦煌来说，这段话最重要的当是“雪山为城”与“党河为带”。敦煌遗书唐代著录的《敦煌录》记“鸣沙山近南有甘泉，自沙山南，其上源出大雪山，于西南寿昌县界入敦煌，以其沃润之功，俗号甘泉。”甘泉水就是现在的党河，上源在祁连山脉的党河南山北坡冰川和疏勒南山南坡冰川。这两座山常年积雪，遍地冰川，古人统称为大雪山，是河西走廊西部和柴达木盆地众水之源，也是河西走廊同柴达木盆地南北两大区域的分水岭。

中国人讲究名有所出，然而直到现在对于“敦煌”一名的来历依然众说纷纭。《汉书·地理志》东汉应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时说：

“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此地对于广开西域有重要作用，所以名之为敦煌。但这样的解释总感觉有点不伦不类，许多学者认为“敦煌”一词应是少数民族所呼地名的音译，但到底是

祁连山脉西段的党河南山常年积雪，遍地冰川，古人将其与疏勒南山统称为大雪山，大雪山是河西走廊西部和柴达木盆地的众水之源，正是这里的冰雪融水浇灌了敦煌绿洲。



哪一个少数民族对地名的称呼，学术界也莫衷一是，有匈奴语音译、吐火罗的音译、羌语的音译等多种说法。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敦煌”一词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

新疆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钱伯泉先生从语言学角度考证后认为，“敦煌”应该是“敦物”的异写或异读，是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的戎狄人的词汇，意为“接连不断”“绵亘”，原来指的是姜姓和戎姓所居的太白山以西的秦岭，因戎狄语中的“敦物”与“瓜”和“九”读音相近，敦物山周围之地就被华夏民族误称为“瓜州”“九州”，后来周王扩张领土，部分戎狄西迁今敦煌一带，因为他们看到南面的大山连绵，就将敦物山之名应用于此，称野马南山和党河南山为敦物山。后异读为敦煌，西汉时西迁的汉族同时也将其误称为“瓜州”。因山名而设敦煌郡后，山名就成为地名了。多数学者认为“祁连”一词就是古匈奴语“天山”的意思，这样连起来看有一定道理，正是因为有南面连接不断的天山，有山上融冰雪而来的水，才形成了敦煌这一块水草丰茂的绿洲，成为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河西走廊多数地区降水量远低于蒸发量，地处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地区，年均降水量仅为4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在2400毫米以上，所以多数地方是戈壁荒漠。敦煌地区主要就是由党河洪积平原、大泉河洪积平原以及党河、疏勒河冲积平原组成的。因为有了发源于党河南山冰川北坡和疏勒南山南坡的党河、发源于讨赖南山一带的疏勒河，才孕育了敦煌绿洲，而三危山南部盆地和山中裂隙渗出的西水沟泉水汇集成的大泉河，则是莫高窟一带唯一的长年水源。

因为有山上下来的水，在敦煌一带不仅形成绿洲，而且还形成了沼泽湿地和湖泊。敦煌藏经洞出土《沙州都督府图经》等文献记载，“卅里泽东西十五里，南北五里”；“曲泽，东西十三里，南北十五里”；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东盐池水“东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可见在唐代，敦煌四周还是湖泊遍布。

有水就有生命，在今敦煌县南湖乡的墩墩滩出土文物表明，早在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不仅有人类生息繁衍，而且已有了高



度发达的农业。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敦煌一带活动的大多是游牧民族。

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敦煌地区是乌孙人放牧和繁衍生息之所。大约在秦朝末年，游牧的月氏人势力日益强盛，其势力从蒙古高原西部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西端，不仅占有敦煌地区，而且一直扩展至新疆天山以北到阿尔泰山附近。他们击败乌孙人，迫使其西迁到天山以北地区，而

敦煌南湖黄水坝，古称渥洼池。传说西汉元鼎四年（前113），渥洼池出天马。

且不断打击以强悍著称的匈奴，使匈奴单于头曼不得不把儿子冒顿入质于月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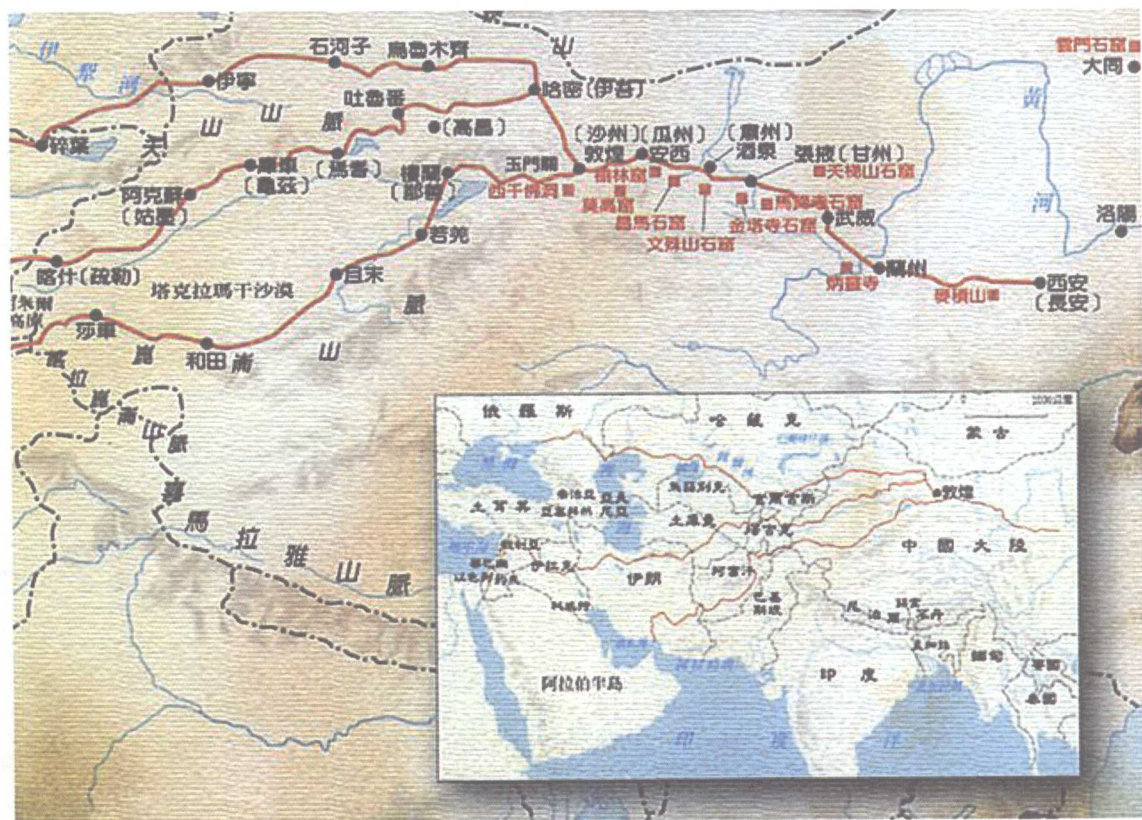
冒顿从月氏逃脱回去射杀头曼自立为单于，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迅速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东胡，而当时正值秦汉战乱之际，“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夺取了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西击月氏，迫使月氏人大举西迁。河西走廊从此归入匈奴治下，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由匈奴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休屠王驻守。此后，匈奴又向南吞并楼烦王、白羊王、河南王的领地，并控制了西域。匈奴占据河西和西域之后，不仅阻隔了东西交通，而且严重威胁着汉朝的安全。

匈奴隔断东西交通，也阻挡了一种对于中原地区非常重要的物资——玉的流通。

大量历史资料和出土文物证明，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文化与商贸交流的第一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产自新疆的和田玉。

玉是先民从石头中筛选出来的“石之美者”。玉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越绝书》说“夫玉，亦神物也”，一定程度上，玉甚至代表着文化正统的传承。上古时代以琮、璧为代表的玉器，既是巫覡事神媚神的神圣器物，又是巫覡灵魂升天的入门券。到了夏商周，王成了神的代言人，玉亦由巫之神器变为王之祭器。《周礼》所记之圭、璋、璧、琮、琥、璜等六器，都是王祭祀用的礼器。而《周礼》记：“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说明玉也是王侯的信符。《说文》释圭为“瑞玉也，上圜下方，圭以封诸侯，故从重圭”。镇有安抚、重压之意，所以镇圭就是王权的象征。《周礼》说“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瓚，伯用瑀。”《说文》释全为“纯玉也”，龙为“四玉、一石”，瓚为“三玉、二石”，瑀为“玉、石半相瑀也”，可知古人用玉的品质与其地位尊卑密不可分。所谓“纯玉”即后世说的真玉，和田玉因为“声沉重而性温润”而被视为真玉，商周以来一直是天子用玉。

《穆天子传》载，周穆王一路西行，来到昆仑山北麓，受到西王母



的盛情款待，返回时接受了西王母送给他的大量玉石，这说明早在3000年前，新疆玉已大量流入内地。而从史前遗址所出和田玉器推断，和田玉在五六千年前就流向中原了。周穆王西巡的路线，也大致说明了当时新疆到中原地区“玉石之路”的路线，即从昆仑北坡的于阗向东，穿过大漠通过河西走廊、黄河上游、中游，由近到远不断延长，直至中原。

春秋战国时期，玉石之路上出现了月氏，《管子》记载除了“昆山之玉”外还有“禺氏之玉”也就是“月氏之玉”。这说明中原诸侯国不能从昆仑直接买玉，和田玉必须经过月氏商人转手方可买到，但玉路没有中断，中原地区诸侯各国的玉石需求还可以满足。

月氏不敌匈奴而逃窜到中亚，匈奴占领河西走廊与汉室为敌，玉石之路隔断，等于断绝了中原王朝玉石的来源，而玉对于王朝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物资，对于此汉王朝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为了沟通东西于是就有

丝绸之路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





党河全长390公里，由
肃北流入敦煌，它自
古就是敦煌绿洲的主
要水源。



由于有党河水的浇灌，
敦煌的绿洲农业发达。

了张骞的出使西域。张骞通西域，其实走的就是玉石之路，他凿通的东西之路实际上也是玉帛之路。因此，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推测，正是因为于阗的玉通过敦煌源源不断运进中原地区，所以汉武帝时在敦煌西北设置的第一座关就叫玉门关。